

STARCRRAFT
HEART OF THE SWARM

偉大之獸

Alex Irvine



病人：諾伍德·多克斯中士，隸屬於火炬七號小隊。即陸戰隊第四師，第七排。我們在停駐於維哥里星軌道的戰巡艦賽昂號上。這是一份任務與醫療報告。總而言之：他的狀況很糟。

有多糟？

糟到我們可能得殺了他以取得我們需要的東西。

我們將盡量避免那樣做。但在必要時……

嗯。繼續任務簡報。我會給他打一針。那能使他重新振作起來，讓我們有時間能查明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好了。那樣應該沒問題了。至少現在來說就是如此。

*

登陸維哥里星時，我們就好像預期會遭到反擊一樣，一絲不苟地照章行事，兩個人一組離開運輸機，每次間隔一秒，這就是火炬七號小隊的做事風格。當地的地形為叢林、叢林與更多的叢林，偶爾會碰到一些空地或是河灣沙洲。我們在其中一個沙洲整隊，並從賽昂號接收到最新的天氣報告和地圖。一切都妥當無誤。實驗室設施就在叢林對面，距離河流半公里外的地方。「幫我們上一課吧，中士，」我隊上的一個天才說。

在這一排裡，我可能是唯一腦袋沒被動過手腳的人。那些傢伙總是對我說這件事說個沒完，好像我加入陸戰隊是爲了和那些低下的人打交道一樣。有一次，我們在瑪而·薩拉，我爲了打發時間而談論起歷史。隊上就覺得我是個教授，只因爲我曾經看過武器使用手冊以外的書。有時候他們就像一群小孩子。跟我們說這個，跟我們說那個，這是什麼，這是哪裡來的。

我並不在意。只要他們在我下令時懂得聽話就行。他們都懂。隊上有二十七個他們，只有一個我，但是火炬七號小隊中的每一個人都知道誰是老大。多克斯中士就是老大。我就是老大。

關於維哥里星，我沒有什麼課可以講。我所知的一切都來自我們所有人都聽過的任務簡報。這裡位置偏僻、不久前才被發現；蟲族在三年前侵襲了這顆星球，並在那兩年後被清理乾淨。目前，這裡是一座科學設施的所在地，大約駐有一百名人員。只因爲近六個

月來，那座科學實驗室一直沒有回應例行通訊，這裡才成爲調查任務的目標。

我們的軌道空照圖顯示沒有蟲苔的跡象。同時，我們在偵察機近距離拍攝的照片上，看到實驗室設施有些損傷，但應該是自然現象造成的。實驗室建在一個山丘底下。在靠近那座受損建築物的山坡上，植被被劃出一道很大的破口。原因看起來像是山崩，我們也就採信了這個推論。

近距離檢視後，我們並沒有改變原先的想法。從山坡上落下的岩石、泥土、樹幹和建築物被搗毀的圍牆倒成了一堆。當時下著傾盆大雨。不難推測，山崩在維哥里星的叢林地區是很常見的現象。

從任務簡報的示意圖中，我們得知這座實驗室設施有六棟建築，地底下至少還有兩層。最靠近山丘的建築已經全毀。另外有兩棟部分損毀，但屋頂並未塌下來。其他三棟沒有受損。整個區域都被圍牆圍住，在西南側有個讓車輛進出的大門，並有一條兩線道路通往叢林。設施的總面積共計約二英畝。在大門附近還有一座功能正常的飛彈與雷達設施，其上搭載一座通訊塔。

我們遵照標準的城市偵察守則進入，一棟建築接一棟建築、一個房間接一個房間地清查實驗室設施。我指派米爾納與喬佛特帶領武力小隊走在前方，其餘的人以支援隊形前進。由於實際狀況未明，我們採取了緊密隊形。很快地，我們就確認實驗室已被棄置，但棄置的時間就在不久前而已。設施的電力還在，有些自動化程序也都持續運作。當然，我是指沒有受到損傷的部分。我不清楚他們在那做什麼。我們快速檢視了一個中央終端機，並發現了一個實驗計畫。內容專注在一種能對精神產生某種藥性的常見孢子植物上。

此外，我們還在實驗室各處看到了奇怪的塗鴉：兩條弧線在大約離頂端三分之一處互相交會。就像兩個交叉的括號一樣。這圖案被畫在桌子上、刻在牆壁上……有幾處甚至像是用血畫成的，但在進行第一次掃蕩時，我們並沒有停下來做分析。

在其中兩棟建築裡有人類的遺體，而這兩棟建築都靠近山坡。我們共找到了四組遺體，但因為這些遺體是四分五裂的，所以並不好辨認。

*

看看他講話的樣子。那針把他變成一個機器人了。

比他之前胡言亂語好多了，不是嗎？

你是博士你決定，蘭格瑞吉。讓他活著繼續講。有很多人等著要知道這次任務的結果。

*

實驗室設施北邊有一條小路可以通往叢林。我們沿著它走，並找到了一些跡象顯示維哥里星曾在不久之前被蟲族感染過。這裡發生過一場戰鬥。在樹木重新生長出來的叢林中，還看得到護甲的碎片與一輛撞毀的響尾蛇。看來我們的部隊爲了穿過叢林，開出了我們正在走的那條小路，沒想到蟲族突然從四面八方跑了出來。根據過去的一些經驗，我大致能想像當時的情況。

喬佛特在前方偵察；根據他的回報，那條小路一直延伸進入離戰場約一百公尺的一個深谷。我們往回撤到了實驗室設施周邊，靠近大門的位置，然後我向賽昂號作了一個簡短的狀況報告。而我也想到如果實驗室的人員們躲了起來，他們應該會用他們自己的頻率進行通訊，所以我派漢姆茲在我們與通訊塔間建立連線。在等待他建立並測試連線的同時，我們所有人都把面罩打了開來。我們的手持裝置——對你們這些不是陸戰隊的人來說，就是手持式個人資訊蒐集導航單位——顯示空氣狀況良好，而且沒有危險的化學成分或懸浮在空氣中的微生命體。維哥里星感覺起來還不賴。擁有可以呼吸的大氣層，也沒有蟲族。既然能生長出如此茂密的叢林，想必也蘊藏了極豐富的資源。我還記得當時這樣想過：在一百年內，只要那些大型企業派探勘人員來發掘他們所欠缺的資源，這裡一定會成爲這區的主星。

「請注意，維哥里星科學設施的人員們：我是自治聯盟陸戰隊兵團的諾伍德·多克斯中士，」我說。「如果你們有接收到這個訊息，請回應。」

沒回應。我又將訊息重覆了一遍然後等待。

「他們死了，」米爾納說。

「那他們是被什麼東西殺死的？我們根本沒看到比我手套還要大的東西，」喬佛特

說。「而且離蟲族被掃光的時間已經有一年了。」

我將通訊中斷然後說，「我們就是來這裡找出原因的。」

我們的簡報沒有提到在維哥里星上，有任何當地動物是需要特別擔心的。這裡的生態系統只有二疊紀等級，全部都是些蕨類植物和昆蟲。但有什麼事情發生在那些科學家的身上了。我根據目前的發現，向賽昂號作了更新報告。

「這裡是戰巡艦賽昂號。請回報，多克斯中士。」

「沒有什麼特別的，賽昂號。實驗室設施被棄置。維哥里星並沒有高等生命體，正確嗎？」

「正確。」

「而蟲族已經被消滅殆盡。」

「正確。」

「你確定完全沒有蟲苔的跡象嗎？」

「沒有。維哥里星很安全。」

「既然這樣，我們將繼續進行偵察，」我說。「等我們找到實驗室人員且需要撤離時，會進行更新報告。」

「慢慢來，火炬七號小隊。我們正要離開這個星系，接受緊急重新佈署，進行護航任務。」

「大概需要多久時間，賽昂號？我們帶的補給品只夠進行初步的偵察任務與回程而已。」

「短暫的時間。當我們回到此星系且可進行撤離時，就會通知你們。好好享受你們的假期吧，火炬七號小隊。賽昂號結束通話。」

「短暫的時間，」喬佛特在我中斷通話時說。「我猜我們最好開始蓋些房子。中士，你可以當學校老師。」

*

我大聲地宣佈了一個比較正式的野外報告，其中包含了關於孢子的研究記錄。我們的手持裝備並沒有偵測到任何危險事物，但我的準則是，當你不知道什麼是重要的事情時，就把每件事情都包含進去。

由於我們並沒有收到任何研究人員的回應，我們又回到了偵察模式。我們沿著一條進入深谷的暢通小路前進。在小路底部有一處空地，中間有一個樹幹，上面刻滿了那個弧線符號。它是我所看過最巨大的樹之一，然而樹身較低處的枝幹都被折斷，樹體上到處是大面積的鑿痕。在它周圍地上有許多凹痕和犁溝，看上去就像有什麼非常巨大的東西在那裡耍過雜技。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顯然是人類屍體的小碎塊。

「我跟你說過的。他們死了，」米爾納說。

「只是一部分人。」整個實驗室共計有一百名上下的人員。我無法精確估計出我們總共找到了幾組遺體，但顯然跟這個數字差了許多。儘管如此，可以肯定有什麼東西殺死了他們。

打從離開實驗室設施周邊，到我們抵達當前位置的路上，我腦裡掌管戰術的部分就一直在留意地形。我環顧四周，對環境作了較完整的認識。在空地南端的林線再過去一些，我可以看到水，看起來是個挺大的湖。從深谷流下來的河水就注入其中。空地的北側與東側是生有茂密樹林的陡峭斜坡。聳立在深谷之上，實驗室設施就位於西北西方大約半公里的地方。

在空地邊緣，深谷底部的另一側，另外一條路徑沒入了陰暗的叢林。這條路徑看起來是順著湖的邊緣延伸；根據另一側樹木的生長情形來判斷，這條小徑是連接空地和路徑終點的唯一道路。這條路徑的寬度足夠六名身穿全套戰鬥裝甲的陸戰隊員並肩而行，兩旁的樹木有受損的跡象。有些比較小的樹被連根拔起，有的樹身從離地二到三公尺高的位置折斷。新近折斷的樹枝還在搖晃並滴下樹汁。我指派老陳靠近一點觀察，而他回報說有發現足跡。極巨大的足跡。是四足動物的，他說。我記得那句話是因為他的話才剛說完，我們就聽到了吼聲。

「那是什麼鬼東西？」喬佛特說道。火炬七號小隊進入了戰鬥隊形，武器瞄準，五公尺間隔，整套例行程序。

就在那時，一件直到後來才讓人恍然大悟的事情發生了。我們的一名隊員徹底地發瘋了。他開始大喊著令人摸不著頭緒的座標位置，用電磁步槍瘋狂射擊，然後朝聲音的方向飛奔衝過空地。他當時提到了神，但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麼神。

他似乎還說了*偉大之獸*這個詞，但當時我並不知道原因。

而我也沒有時間多想，因為有隻雷獸從叢林中跑了出來，直衝進我們隊形的中間。

如果你從來沒看過雷獸……牠比一台該死的坦克體型更大、聲音更大、速度更快。牠跟四個穿著全副裝甲的陸戰隊疊羅漢一樣高，體型長到能在叢林中與你貼著臉交戰，尾部卻還沒有離開樹叢。牠有兩對鐮刀，就長在如同巨龍翅膀的位置。它們被稱為巨鐮刀；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我看過它們的能耐。它們能把陸戰隊的戰鬥服像鋁箔一樣切開。你能用C-14朝雷獸拼命開火直到槍管融化，但頂多只能惹牠火大。更正：更火大。牠們本來就火大了。雷獸每天起床都非常火大和饑餓。在牠們把你切碎以後，還會踐踏你的肉塊讓你死得更徹底。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雷獸。我完成過所有的模擬訓練，也看過所有的檔案，但那些都不足以讓人充分了解到那東西的存在感。當你看見一頭雷獸的第一個念頭是，*我不可能殺死這東西啦*。

我們以全部的火力攻擊牠，牠卻連慢下來都沒有。在我們開火的同時，我大喊著指令，讓火炬七號小隊退到任何算得上掩護的地方，並拼了命地尋找能在空地用小型武器和那種東西交戰的方法。答案就是你沒辦法。

雷獸還沒完全衝入空地時，辛就失去了他的雙腿，接著是他的頭。莫里森是下一個受害者，他被插在其中一把鐮刀上，然後被甩到矮樹叢裡；他的護甲被切開，整個人都摔了出來。接著我就記不清楚細節了。火炬七號小隊的傷亡人數達到百分之三十時，他們的訓練才發揮了效果，他們採取了當下唯一合理的隊形：交叉掩護，死命撤退。我們一直往後退出了深谷，直到地形狹窄得只能讓雷獸勉強擠過來時。牠停了下來，而我們持續地開

火，並開始造成了一點傷害，有些刺針打在牠甲殼的關節處或裂縫中。

接著牠退回到深谷中的空地，持續的吼叫聲依然壓過我們的C-14，然後轉身朝牠一開始出現的地方離開了。在那時我看到了托伊，也就是把我們拖下這渾水的人，死在雷獸最初衝鋒時所撞倒的一個樹幹下。雷獸根本就沒有看到他，但牠在回到叢林的途中將他整個上半身都壓扁了。他身體的一部分從腳底噴了出來，就像番茄醬從軍糧包裡噴出來一樣；那些東西就灑在被翻攪起來的土地上，形成了一個帶有粉紅色與紅色的弧線。

就在那時，那些塗鴉突然有了道理。它是個警告。至少我們當時是那麼想的。那兩條弧形、交叉的線就是巨鎌刀。

我的通訊系統充滿了噪音。每個人都在喃喃自語；隨之而來的還有一種奇怪的慾望在翻騰，那是一種難以言喻且永遠無法滿足的黑暗狂怒。我曾經參加過許多戰役也殺過許多東西，但直到那一刻為止，我這輩子從來沒有因為想要殺戮而殺戮。你明白我的意思，對吧，維拉？妳也在場。我知道妳說過它沒有影響到妳，但那絕對不是真的。它到處都是，妳不可能逃得掉——

*

他又開始瘋言瘋語了。再給他打一針會太快了嗎？

你比我們更了解孢子。你告訴我們啊。

我並沒有更了解多少。那樣也許不會對他有害。他是個陸戰隊。

沒錯，但他並不是我們平常接觸的那種腦袋被動過手腳的人。

他是個陸戰隊。再給他打一針。

*

什麼？

好吧，我們以為我們是來進行救援任務的。我們重整了隊伍，盡力為傷者處理了傷勢，並為死者做了撤離請求。

但即使再過幾小時，賽昂號就會回到這個星系，我們的撤離請求還是被否決了。我

們收到的回覆是賽昂號並沒有配備在大氣層飛行所需的裝備，而在雷獸被處理掉或跑到行星另一頭去度假之前，運輸機都不會過來。「雷獸可以把運輸機砍成兩半，」這就是通訊官簡潔有力的總結。「把牠處理掉再進行回報。」

喔，狗屎。這是我基於高度訓練和戰術專精的反應。

我們再次受到攻擊時，我把這句話大聲地說了出來。

這次不是雷獸。長矛從我們四周的樹叢裡射了出來，而那幾乎和雷獸一樣出人意料之外。誰會笨到用長矛攻擊穿著戰鬥裝甲的陸戰隊員啊？他們最多也就能讓長矛敲到你頭盔的聲音傷到你的耳朵。我們用火力進行了一輪壓制，然後我派了四個人進去收拾那些把我們當成靶子練習的不知名當地生物。

他們帶著三個人類回來，三人身上穿著原本是實驗外套的破爛衣服。兩個男人，一個女人。三個人全都胡言亂語地說著被他們稱為偉大之獸的東西。並不難推想那東西是什麼。同時，那些男人十分驚慌失措，因為他們很害怕一個博士。

這博士是誰？

「梵·瑞京！」他們其中一人大叫。他完全地瘋了，口吐白沫，額頭上的青筋都快爆了。陸戰隊員帶他來時，他還咬了自己的舌頭；我幾乎想要當場槍斃他，好讓他閉上嘴。但那不是我想要做給隊員們看的榜樣。我的意思是，他們的腦袋也許被動過手腳，但他們不是動物。至少大部分時間不是。

「誰是梵·瑞京？」我問道。

「他是博士！我們得回去，這樣我們才能是下一個！」

「下一個什麼？」

「獻給偉大之獸的下一個人！」俘虜大叫，把有血的口水噴得到處都是。當時我爲了質問他而將面罩打開，我爲此感到後悔。

我往後退了一步。「你們是在實驗室工作的？和博士一起？」

我其中一名士官，布洛傑特下士說：「我們的實驗室情報指出格哈特·梵·瑞京是

主任。還有，中士，有關托伊的事呢？」

「他的事怎麼樣？」

「跑到深谷下面去，朝樹開槍還有尖叫。」

我了解他想表達什麼意思。托伊發瘋了，然後直接朝雷獸的鐮刀跑去。現在我們有三個聽起來想做同樣事情的實驗室瘋子，或許他們說「獻給偉大之獸的下一個人。」指的是這個意思。

這裡有什麼地方非常不對勁。

「帶我們去找他，」我說。

那個一直沒講過半個字的女人說話了。「等等。這裡是你負責嗎？」

「是他負責，」布洛傑特說。

她朝我走近了一步，這個動作引來六把C-14的槍口指著她。她停了下來。「我必須和你談談，」她說。

「那就說吧，」我說。

「只有——我們兩個，」她看來很恐懼，但不是對我。「拜託。」

隊上有些人偷笑了出來。我清楚他們在想什麼，但懶得指正他們。「走到這裡來，」我帶她走開了一小段距離。「好了。說吧。」

「我的名字是維拉·蘭格瑞吉，」她說。

「好吧，維拉·蘭格瑞吉。」

「我是這裡的主要研究者之一。我們研究的是蟲族蟲苔對一個生態系統造成的後續影響。」

「嗯。」

「就是那時候，我們發現了孢子。」

我過了一秒才聽懂。「實驗室報告中所提到的孢子？」

「你看過那些報告？」

「在來這裡之前，我們搜索過實驗室。那些孢子怎麼了。」

維拉回頭看著她的兩個同伴，他們仍然被陸戰隊員包圍著，還喋喋不休地說著他們為何得回到博士那裡，成為下一個人。「你們不明白！」他們的其中一個對看起來根本不想去明白的一個陸戰隊說。

「我對它們免疫。」

「免疫？」這個詞在我腦中引發了一連串的聯想。「它們有什麼作用？」

「我還在嘗試對它做全盤的了解，但是……喔，不。你們到這裡以後一直打開著面罩嗎？」

我想了想。「是的。」

「那你們也全部都被感染了。」

*

現在你大概也被感染了，博士。

不，到目前為止，我的免疫機能都維持得很好。我每個小時都會對自己作試驗。

我們還是全都得接受隔離，直到總部那裡收到完整的分析結果為止。甚至持續到那之後，得看分析結果怎麼說。

這是很審慎的處理方式。我們有多克斯作為受到孢子影響的實驗對象，還有我作為沒有受到影響的實驗對象。在查明原因之前，我也建議將我們全部隔離起來。

那就動作快點，把問題搞清楚。

*

在所有的詞彙中我最痛恨的就是被感染。「被什麼東西感染？！」我對維拉大吼。

「那只是個技術用語，」她說。「不見得代表任何意義。」

「死亡也是個技術用語。而它代表了很大的意義。這該死的孢子是什麼，它有什麼

作用？」當時，我想起了戰鬥結束時感受到的那種奇怪感覺，就像是錯覺一樣，但更強烈。感覺就像是一道大門，與一種不屬於人類的奇異意識相連結。那奇異的感覺是如此強烈，我甚至不能稱之為意識……那就是孢子嗎？我已經被感染了嗎？我還能感覺到它，微微地；就像我腦中有一個新的空間被打開了，但除了我以外，還有某種東西住在那空間裡。這讓任務有了全新的解釋。

「我並不完全確定，」她說。

「中士，」哈達威呼喚我。我將目光移到他身上，並看到其他實驗室人員也現身了。就在我聽說我們全都被孢子感染了的消息時。他們三兩成群地走來，全都和維拉與另外兩個人一樣，穿著破爛的實驗室外套。在集團中央站著的那個人是個例外。他很高，臉上的鬍鬚比頭部的其他位置還多。他的白色外套還很完整。而且他把那交叉弧線的符號刻到了他的額頭上。雖然夾在皺紋裡，那傷疤仍然很明顯，粉紅色且凹凸不平，彷彿他當初就在傷口上抹了什麼東西，確保它不會正常癒合。

「我是格哈特·梵·瑞京，」他說。「你們是侵入者，並不受到歡迎。立刻離開維哥里星。」

「得到我們來這裡要找的東西後，我們馬上走，」我說。

「那是什麼東西？」

「你，」我說。「還有其餘的人。」

「不可能，」梵·瑞京說。「如今我們要為偉大之獸留在這裡。交還我的三個——」

「不。若你們不想走，那由得你們。但是我有受傷的陸戰隊員，我要帶他們到高地去，並在雷獸回來之前離開這鬼地方。你們想要把自己餵牠吃，請便。」

「你不明白！偉大之獸是為我們來到這裡，不是我們為牠。我們會一個接著一個地提供每一個人所擁有的特質、成為牠的一部分。」梵·瑞京的下巴高高抬起，將一隻五指打開的手掌放在他的胸口上。「我，理所當然地，只會在我的孩子們都踏上了旅途後才加入偉大之獸。」

「這傢伙瘋了，」哈達威的聲音大到每個人都聽得見。我舉起一隻手要他安靜，但是梵·瑞京早就聽到了。

「你們很快就會明白的，」他說。「你們將會見到偉大之獸。」

「不！」其他實驗室瘋子裡的一些人大叫。「不是他先！」

「要有耐心，孩子們，」梵·瑞京笑著說。「偉大之獸不會這麼快就回來。牠自己也必須進行心靈的交流。」

我才剛想到他的意思是雷獸也受到了孢子的感染，那巨獸就再次從叢林跑了出來。

我還是沒辦法確定牠是否真的把他們吃了。訓練教材告訴我們蟲族是用草食性的雷石獸來製造出雷獸的。但我曾看見雷獸吞食我手下陸戰隊的碎塊。有可能是個意外，但我不這麼想。我也不覺得這所謂的偉大之獸會滿足於一次消化一個邪教徒。牠渴望的是一頓能盡情享用的自助餐盛宴，而當牠從樹林中衝出來時，牠幾乎就要如願以償了。

科學家們，或者說是邪教徒們，或隨便怎麼稱呼都行，逃得飛快。火炬七號小隊就像單一個體般移動，邊打邊走，同樣逃得飛快，躲進較茂密的矮樹叢裡。

這次雷獸追殺他們，也追殺我們。牠衝向邪教徒們的同時，鐮刀切過叢林，砍倒了一大片的樹木與矮樹叢。牠追到其中一人並暫停了一下，將牠的受害者撕成我所數不清的碎片。牠周圍的空氣變成了樹葉與鮮血的風暴，陽光透過叢林樹木的頂篷灑落，映照在被扯下的花朵上。我們因為擔心誤殺太多科學家而停火，但如果我能有重新再來一遍的機會，我會把他們全都斃了。

即使得到了一個新鮮的受害者，或者是大餐，或者是所謂心靈交流的對象？雷獸並沒有停下來。牠抬起頭，看到，或感覺到，有兩個科學家，也就是我們原本的囚犯們，還留在原地沒有移動，繼續爭奪著要被活體解剖的權利。牠答應了他們二人的請求，巨鐮刀快速地來回將他們砍斷，他們的肉塊和肉條懸盪在雷獸甲殼上凸起的地方。

而該死的是，我的頭又開始感覺到有些昏眩，好像裡面有人的聲音一樣……在那同時雷獸又開始搖晃牠的頭。不像是在攻擊什麼東西，而像是在試圖要讓頭腦清醒。

那些殖民地居民全部都停了下來。有些人在哭；有些人跪了下來。在這中間傳來了他們心靈導師的聲音。

「不，不，不！」梵·瑞京大叫。「一次一個人！」

「火炬七號小隊，」我對著開放的通訊頻道說，「趁雷獸享用點心時，我們快走。在實驗室設施集結，加速快跑。」

在我腦中有著混亂的聲音，還有體驗到各種從未發生之事的怪異感覺，因此很難正確地使用言詞。我感覺有血的味道，然而我根本就沒受傷。當時我沒有時間多想，因為我正急著跑過叢林，回到深谷中，但現在似乎……等等。我又感覺到了。

*

不，不。還不要幫他打針。我們必須要觀察這個現象。

他在胡言亂語。

他是在做心靈交流，指揮官。那就是孢子的作用。

和什麼東西做心靈交流？

現在什麼都沒有，因為沒有東西可以和他做心靈交流。他被隔離了。那就是他胡言亂語的原因。

所以假如有其他被孢子感染的人……？

是的。包括，如他所說的那隻雷獸都會心靈相通。並經由牠，讓心靈相通延伸到其餘的蟲族。你了解為什麼這很重要了嗎？

*

報告。報告。我是火炬七號小隊的諾伍德·多克斯中士，正從偉大之獸的所在處報告……什麼？

什麼？

喔對。實驗室。我們撤退進入了實驗室設施，並在深入其地底樓層時清點過人數。

有些科學家進入了建築物，他們列隊整齊一致地行進，就好像他們是某種正式的隊伍一般。帶領著他們的人是梵·瑞京。他們沒有一個人看起來像是剛從蟲族怪物手上逃過一劫的樣子。他們很沉著，整齊劃一地移動。他們讓我想起了維拉曾經提起的心靈交流。

「你們對那雷獸做了什麼好事？」

「我，改變偉大之獸？」梵·瑞京譏嘲地問。「不可能。牠就是牠。我們想成爲牠的一部分。當我們加入牠，我們全都能短暫地體驗到心靈交流。但我們必須一個一個來。當一次兩個或更多人加入偉大之獸，印象將會被混淆。體驗會不純。」他對著我微笑，就好像我是一個剛聽懂教學的小孩子。「就像你所發覺的一樣。」

「你怎麼知道？」

梵·瑞京的頭偏了偏。「我感覺到的。就跟你一樣。」然後他的舉止改變了，變得高傲與嚴厲。「你的存在激怒了偉大之獸。牠的飢餓變得肆無忌憚。」

我當時真想斃了他。但我卻說，「我不認爲雷獸是以細細品味食物著稱。牠們本來就肆無忌憚，然後變得越來越糟。」

他嗤之以鼻。「你會這麼認爲，是因爲你搞亂了自己的第一次體驗。那是你自己的錯，但也不能責怪你會這麼想。然而我們，」他接著說，展開了他的手臂以環抱他的追隨者們，「明白心靈交流的純淨。兩個月亮就快要重聚。因此我們將出發再次去尋求它。」

他沒有再多說，那群科學家就跟他們進來時一樣地走了出去。

「維拉，」我說。「兩個月亮重聚是什麼？」

「你一定注意到了維哥里星有兩個衛星，」她說。事實上我有注意到這點，但並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其中一顆環繞軌道的速度比另外一個快，並且每二十三天就會出現重疊在一起的現象。梵·瑞京會在那時開始儀式。」

所以除非你受到孢子影響，否則那也沒什麼特別。「而那就是今天？」

她點點頭。「今天晚上。」

我很難相信雷獸會乖乖地等著二十三天過去。「在這段時間裡，他們會做些什麼

事？」

「躲藏，」她說。然後帶著些許顫抖地繼續講。「躲在一起。孢子顯然會對大腦中的某個區域產生效果，能讓人類有接受儀式行爲的傾向。」

「大腦有負責這種事情的區域？」哈達威很納悶。

「你會大吃一驚的，」維拉回答。「孢子會對部份的大腦產生這種作用，然後建立起將各個獨立心智連接在一起的心靈網絡……這是個完全無法預料而且極爲強大的作用。」

「好了。夠了。我們就是被派來拯救這群蠢蛋？」喬佛特大發牢騷。「他們不想被救啊。這種時候我們應該把運輸機叫來，然後看著核彈從軌道上落下。對吧，中士？」

「時機還沒到，」我說。「只要有那隻雷獸在到處跑，我們就沒辦法撤離。賽昂號無法降落在行星上。你想要信任他們從軌道上攻擊的準確度嗎？假如他們用核彈轟炸雷獸，卻把我們也一起送去陪葬，這對我們一點好處也沒有。」

倖存下來的火炬七號小隊員們爭論了一大圈，但我很清楚他們必須做出什麼樣的結論。最後他們短暫地沉默了一段時間。「所以，假如我們不幹掉雷獸，我們就走不了，」伊格說。

「情況差不多就是這樣，小子們，」我回答。

「喔，狗屎。」這次是哈達威說的。

*

現在你聽到他的話了吧。那可是直接的證據。我們還能等多久？

不管多久都得等。這可能改變一切。

如果你問我，我們應該用核彈把這地方整個炸掉。管它是不是科學家，管它是不是被隔離。

不可能。這機會太珍貴了。這不是個蟲族生命體，但它能控制蟲族。你明白那代表什麼嗎？更別提在小單位戰術上的應用，和天知道的其他用途。

「好吧，蘭格瑞吉博士，但假如你想要我把這個案件呈報到指揮總部，我們需要多克斯其餘的報告。動作快。」

「了解。尋常的戰鬥藥劑已經不管用了。我們必須嘗試使用實驗性的東西。」

「做你一切必要的嘗試吧。只要有用就行了。」

*

「好吧，」我說。「計畫是這樣的。」

我很清楚，像這樣的設施裡全都有加壓過的高能瓦斯槽做為能量來源。我也知道，在我倖存的陸戰隊員裡有一些是靈巧的技工，儘管他們也有在社會與犯罪層面的問題。於是我決定將那些高能瓦斯槽改造成一個炸彈。在朝深谷彎曲的岩石斜坡底部有一處隘口，我們將炸彈放在那裡。等到那隻雷獸再從空地追出來時，我們就把整座該死的山丘炸垮到牠身上。

我們只花了不到兩小時的時間，就把高能瓦斯槽拖出來，連接上幾枚手榴彈與一個設定成遙控引爆器的手持裝備。然後我們出發了。一個小隊將瓦斯槽放在深谷底部的裂隙裡，正好位於一個正面刻有巨鐮刀符號、高懸突出的岩石下頭。就算炸彈和落石沒有殺死雷獸，牠也得先爬上來追趕我們，而不是衝過平地就好。我們唯一的問題就是梵·瑞京。他與他的「孩子們」一路和我們爭論，躺在深谷的前面並試圖組成人牆。我們沒費什麼力氣就把他們丟到一旁。我的手下提出「把他們全都斃了，好讓我們儘快解決雷獸問題」的請求不下一百萬次，但我只能全部拒絕。

「偉大之獸，」他們呼著這口號。「偉大之獸，我們來到您身邊。」

雷獸根本不在視線範圍內。「牠跑哪裡去了？」哈達威納問道。

喬佛特哼了一聲。「誰在乎啊？」

差不多就是這樣了。

從我們聽說了孢子的事開始，我的陸戰隊員全都沒有再打開過面罩。我們看得出來長期暴露對科學家們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我向維拉詢問過這點。「我沒辦法確定持續的

暴露會不會讓效果更加強烈，」她說。「還沒有時間可以研究它。」

他們想把維拉要回去，至少梵·瑞京有這麼想。我派了四名陸戰隊將他們從路上推開，並站崗看守他們；在那之後，他就站在那群實驗室瘋子的中間，盯著她不放。在他的眼神中，你能同時看見慾望、失望、與好奇。難怪她不想要回去。

「全都佈置完成了，」哈達威回報。「現在我們只需要一頭雷獸。」

「那就靠我的了。」我說。

我的想法是，如果雷獸已經習慣有人爲了梵·瑞京那亂七八糟的儀式而被綁在柱子上，那牠會知道儀式開始的時間。是孢子，你想到了嗎？或許牠出現的時間會與他們進行儀式的時機同步。這讓牠的行動具備某種非自主的可預期性。所以我得到下面去；雷獸會衝過來；然後我得死命逃回到深谷上面。「你沒有必要那麼做，中士，」喬佛特說。

「我沒辦法讓其他人擔任志願者，」我說。「我去。」

於是我就去了。我獨自走下了深谷，直接走到散落著我死去部下屍塊與碎片的空地中央，接著把一隻手靠在柱子上。然後等待。我能聽到殖民地居民們在上面大呼口號，而我有些希望當初就把他們斃了。當我抬頭看著天空，我能看到兩個月亮，剛好互相接觸。

我並沒有等太久。首先是一種腎上腺素的怒潮湧起的感覺，我的精神因爲知道自己佔有優勢且即將使出致命一擊而極度高揚。我的心跳速度超出極限，身子開始飆汗。我想要打開我的面罩，但還是勉強地克制住了自己。

在看到牠之前，我先聽到了牠的吼聲。我能感覺到牠腳步的衝擊從我戰鬥服裝甲的鞋底傳了上來。但我等著。有一部分是因爲我知道自己得讓牠追趕我，另一部分則是因爲我也感覺到了心靈交流。我聽見梵·瑞京和那群瘋子的口號從腦袋後面傳來，雷獸的吼聲在我耳中就像是天神的呼喚。

然後牠撕開叢林進入了空地，而我很快地清醒了過來。

我也飛快地拔腿狂奔。當我經過高能瓦斯炸彈時，我大喊，「十秒後將它引爆！重覆，十秒！」接著我滑過了散落在深谷河水淺灘處的潮濕碎石堆，然後締造了身穿陸戰隊

裝甲進行全速攀爬的銀河系最佳紀錄。

在起跑時，我本來還領先雷獸一段相當的距離。如今牠已經逼近到我的身後。如果我慢下來轉頭看，那會是我這輩子所做的最後一件事。我發誓我有感覺到牠的呼吸噴在我的脖子上，但那可能是心靈交流孢子造成的效果。我的屬下們在高處朝深谷的起點開火；我有吩咐他們往後站，以免被爆炸波及，和落石一起掉下來。C-14的刺針子彈能維持槍口速度直達數百公尺之外，我能聽見刺針打在雷獸硬皮上的碰撞聲。

你知道最瘋狂的是什麼嗎？那時候我也有點想停下來。我還是一直聽到「偉大之獸、偉大之獸、偉大之獸……」而且我想要心靈交流。

但是爆炸的震波把那種渴望炸飛了。我被震得臉孔著地，力道大到連我的面罩都裂了一些。我用手把身子撐了起來，然後繼續奔跑，直到岩石和樹木的碎片不再掉落在我的四周。接著我轉過身，一道翻滾的煙塵從深谷襲捲而來，將視野裡的一切都擋住了。「火炬七號小隊，回報，」我說。「有誰能用肉眼觀察到什麼嗎？」

「現在？」哈達威說。「沒有人。讓我——喔，紅外線顯示下面的熱能特徵正在減弱中，但有可能是因為被爆炸加熱的岩石冷卻下來了。」

「找雷獸，陸戰隊！我不在乎岩石，」我說。

「我明白，中士。嗯。雷獸……我不知道，」他說。「我看不見牠，但說起來蟲族並不總是發出明顯的熱能特徵。」

天空開始下起雨來，而我過了一會兒才發覺到。煙塵被風暴前端帶來的微風吹開。「留在原地，」我對排上說，我自己也停了下來，在煙塵散開的同時看著低處的深谷。

爆炸使深谷底部的三分之一坍塌了下來。如果我們的面罩沒有放下，就算在三百公尺之外，我們的鼓膜也早就震破了。最後的煙塵消散在雨中，回音慢慢減弱，但我看不到雷獸，或有任何的動靜。

我爬完剩餘的路程，回到了火炬七號小隊倖存者的守備位置。那裡正好位於深谷起點的上方，無法直接看見下面的高能瓦斯炸彈爆炸地點。「喬佛特，」我說。「去瞧瞧。」

喬佛特走向右手邊的第一個岩架。他試探了一下，看看岩架是否被爆炸震鬆了，然後才踩到上面。我能看見他使用各種波長作掃描。他是個好偵察兵。

岩石在爆炸餘波中落定之後，有一陣震動從深谷底下傳了上來。

接著喬佛特丟掉了他的掃描機，開始奔跑。

雷獸就在他後面。

雷獸衝到深谷的邊緣，鐮刀來回橫掃兩次，將喬佛特砍成碎片。我們開火了。喬佛特肢體還在空中飛舞，C-14的刺針持續地打進雷獸的頭部和前腿。

就在那四個原本守衛殖民地居民的陸戰隊決定殺死雷獸比看護殖民地居民來得重要時，那群居民利用了這個時機，一邊大喊「偉大之獸！」一邊朝牠跑去。就這樣朝牠跑去啊。於是他們全都死了，老天啊。

就在這團混亂中，一道通訊傳了過來：「火炬七號小隊，這是你們的撤離警報。立刻前往先前的降落點集結。」

「我們正遭受攻擊，」我回答。這次的通訊官和我上一次對話的不是同一人。我大可和他理論爲什麼之前明明跟我們說不會接到這則通訊，現在卻接到了。但跟幕僚軍官討論這種問題從來沒有任何好處。「我們會盡快趕到降落點。」事實上，我們大約只離那裡一公里遠。

「火炬七號小隊，你們被什麼東西攻擊？」

「雷獸。」

「重覆。」

「我說了是一頭該死的雷獸，賽昂號！就和我之前告知你們的是該死的同一頭！你們還說維哥里星是淨空的，但我的陸戰隊們正在在這下面被撕成碎片！」

通訊官沒有理會我的話。不理會事情就是他們的專業。「實驗室人員的狀況呢？」

雷獸已經拉近距離，跑進我們的隊形裡了。我能看見爆炸和落石對牠造成了傷害。蟲族的膿液從牠甲殼的裂縫滲了出來，牠的左後腿也很明顯地癩了。「集中火力在那條腿

上！」我下令。

「你說什麼，火炬七號小隊？」

「我不是在和你們說話，*賽昂號*。」我開始朝雷獸射擊。等我射完一輪之後，我才發現自己讓牠靠得太近了。牠對著一群梵·瑞京的「孩子們」用後腿直立起來，張開巨鐮刀並向他們砍落。他們舉起雙手迎向牠。「偉大之獸！」的喊叫傳遍整個戰場和我的腦袋。甚至在通訊器中也聽得到。有部分陸戰隊員竟然一邊對雷獸射擊還一邊說著。我身上到處都是梵·瑞京的人的屍塊。維拉站在戰場邊緣。我記得看見她站在遠處，在靠近實驗室設施的位置。那個位置距離戰鬥夠近，能讓她看清楚發生的事情，也能在有必要時逃跑。她正在做研究。

研究心靈交流。

「有一頭雷獸在區域內會使撤離行動無法開始，火炬七號小隊。我們將終止行動。」

至少他和前一個通訊官有同樣的意見。而我沒有時間為此爭論，因為雷獸巨鐮刀的一次反揮把我打倒在地上，力道大得打凹了護甲的軀幹部位，並一併打斷了我的肋骨。我倒地翻滾，雷獸柱子般的腳猛踏在我腦袋旁邊的地上，將泥巴與鮮血噴到我的面罩上。我還以為牠就要像對付托伊那樣把我的腦袋給踩爆了。

接著牠跨過我，衝上前去。在牠經過時，我把我的C-14塞進牠左前腿後方的空處，並狠狠地連發射擊。膿液從傷口爆了出來，把我面罩上沒被泥巴覆蓋的地方也濺滿了。我看不見東西，但我能聽得到牠，聽得到牠的狂怒與牠的痛苦。雷獸的衝力把C-14從我的手上扯走了，然後牠繼續跑，穿過我其餘的部下開出一條血路，朝邪教徒們衝去。我在腦中聽到了他們臨死的聲音。

我用手撐著站起，及時地將我面罩上的泥巴和膿液抹去，剛好看到雷獸壓在牠最虔誠的崇拜者們身上。「偉大之獸！」梵·瑞京大喊，聲音又大又長，而且我發誓在雷獸的巨鐮刀以X型將他的身體切成八或十塊之後，我還是聽得到那聲音。鐮刀在切過梵·瑞京的身體時碰在一起，發出一陣磨刮東西的聲音，就算經過我戰鬥裝甲裡的聲音感應器的過濾，還是讓我感到渾身不對勁。

邪教徒們對待雷獸的方式就像一群青少年崇拜他們最新的全像偶像一樣。他們撲在牠身上、攀附在牠的兩側，還自己跑到牠的腳下。牠以最快的速度屠殺他們，但火炬七號小隊的殘兵還在射擊。他們已經不在乎對邪教徒們造成連帶傷害，並以手邊剩下的一切火力朝雷獸攻擊。

在此同時，運輸機駕駛員的隊長在我耳邊大聲抱怨。「火炬七號小隊，集結時間就是現在。重覆，集結時間就是現在。賽昂號要求更新倖存實驗室人員的狀況資料。」

我站起來，並取回了我的C-14。雷獸的紫色血液將它覆蓋了，並不斷滴落。我不確定它是否還能開火。

但雷獸快死了。

我以為我也快死了。所有東西都像被一種高彩度的光環包覆著。我的眼睛在流眼淚。我低頭看著自己，才發覺我並不是站著。世界開始旋轉，而我感覺到雷獸的意識。瀕臨死亡的牠，還想要單靠著怒氣奮力存活下來。我好像在對著通訊器喃喃自語，我也知道運輸機的駕駛員還在說話。我聽得到她的聲音，還有雷獸的……思緒並不是完全正確的用詞。我感覺到牠存在我的腦中。

我低頭看著自己，並發覺到我其中一條腿的狀況有點糟糕，裝甲在膝關節的附近位置彎折了。雷獸的指甲，每根都和我的手腕一樣粗，在裝甲表面上擊凹出一個扭曲的光芒四射形狀。「你踩到我了，」我對雷獸說。

牠沒有回答。牠正忙著等死。我側過身子並拍了一下我的手持裝備。「火炬七號小隊，」我這樣說。或者我以為我這樣說了。「火炬七號小隊請求心靈交流。」

我原本想說的是請求撤離。但是偉大之獸瀕死的……思緒？……開始代替我說話。

沒錯。是孢子搞的鬼。我不清楚它們是如何作用的。我只是試著告訴你們事情的經過，讓你們能將船艦調頭，在其他人的受到影響前把那該死的大片叢林和傳染病源給燒個精光。你們看不見它們。我身上有它們。你們怎麼知道你們身上沒有？

你們怎麼知道維拉身上沒有帶著它們，就只因為她沒有感受到心靈交流？讓我告訴你們其餘的事情。不，不，不，不要再替我打針了。不要……

我把她帶到船上。還有其餘的火炬七號小隊成員。我們三十個人下船；九個人回來。
我其餘的部下們呢？

我要去睡覺了。維拉，維拉，別讓他們……

偉大之獸。我能聽見你。

*

他又在胡言亂語了。他能在運輸過程中存活下來嗎？有沒有任何倖存的實驗室人員？
我們會需要資料。

我們在醫療室裡有許多資料。我已經要求醫護兵們只穩定他們的生命跡象。我們不會淨化孢子。

蘭格瑞吉博士，你是唯一對心靈交流免疫的人。

到目前為止。

多克斯正連接著生命維持系統。他每次清醒過來都在找你。

我告訴過你：他被隔離了；當孢子作用時那可不是件簡單的事。只要我們能把他送到這星區裡某個已開發地帶的安全設施，我們就能……

你的意思是，你有個樣品？你有足夠的東西進行你想做的事？

指揮官，我受到嚴格的命令指示——

蘭格瑞吉博士，我對你受到的命令沒有興趣。不管你想對這孢子做什麼，你都只能用多克斯目前身上帶著的份量。此時賽昂號正在以核彈轟炸維哥里星。

指揮官，我必須堅持——

蘭格瑞吉博士。你提到了命令。是誰的命令？

我不能說。

而你就這麼剛好對孢子免疫？更剛好有不能告訴我的命令要你研究它們？

我們該結束這段對話了，指揮官。

他剛才問了一個好問題。他其餘的部下們在哪裡？

受到照顧。現在，就像我所說的，這段對話得結束了。

被隔離的那個傢伙和一頭雷獸戰鬥了。爲了你。

爲了我？他是個陸戰隊。他做了他受命去做的事。就像我現在一樣。這件事比他來得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現在他成了帶原者。就是這樣。你可以把報告呈報到指揮部去。告訴他們維哥里星已經不再是個問題，並告訴他們在我返回時準備好一間實驗室。